

“我在中山8个月打了8场仗”

——原珠江纵队参谋长周伯明生前讲述在中山的抗战故事

敬礼抗战老兵

1 奉命西行 组建珠江纵队任参谋长

1944年8月间，中共广东省临时工作委员会（简称临委）和军政委员会，在宝安县海边的土洋村召开会议，根据中央指示精神，研究广东的武装斗争问题和如何恢复全省的党组织活动问题。会后把一系列决定上报党中央，很快作了批复。

我们认为，东江纵队必须逐步向东江北岸发展并尽快向粤北前进。珠江地区的部队则组成中区纵队向西江南岸各县发展，因此珠江地区的主力大部分抽出来西进。后来考虑到南、番、中、顺等老区仍有不小的潜力，西进的部队仍须珠江地区不间断支援，因此又把林叔（林鏞云）、谢斌抽回珠江地区，调梁鸿钧同志到中区解放军当司令，罗范群同志改为政治委员。作出珠江地区成立指挥机构决定的时间已是1944年10月间的事了。

11月初，临委书记同时也是东江纵队政委的尹林平同志在马雷头找我谈话，要我到珠江三角洲，那里将成立纵队，要我去当参谋长。数天后，我从坪山出发，到了珠江东岸的黄田交通站。同去的除妻子外，还有3名警卫员。

2 甫一抵达 差点被自己人当成敌人

11月某日晚上，正好有点东北风，交通船扬帆西行，翌晨天亮便到了珠江西岸交通站——崖口站。

崖口站的女同志热情接待。一口中山白话，听起来很有趣，一江之隔，语言竟差别那么多。

吃过早餐，交通员带着我们穿过公路，经过合水口走向槟榔山。上午10点多，我们到了目的地。奇怪的是那里没有一个武装人员。一问之下，老百姓指着对面大山上，果然不少人正在下山向村子走来。见面以后，才知道部队得到消息，合水口方向来了敌人，于是登山抢占有利地形。恰好我们几个人从合水口过来，可能是把我们当做日人了。

我总觉得鱼米之乡的中山应该还是比较富足的，可战士们的衣服既单薄又残旧，少数人还赤足。后来我才了解到中山主力西进以后，留下的武装部队太少，还来不及壮大，就给敌伪逼到山区了。山区人少且穷，可据守但不利发展，因此必须打出去，重新控制足够大的产粮区和人烟稠密村镇，以解决人力和经济来源。

（注：本文整理自周伯明《西行记》一文。）

3 采用爆破 一分多钟炸飞一座炮楼

中山的村镇同东江差不多，都是炮楼林立，易守难攻。只有使用爆破技术，才能克敌制胜。林叔、谢斌及梁嘉政委决定，先把部队训练好，既学会攻坚战术，又掌握爆破技术，并将储粮卖掉一半，用以购买衣服鞋子，使部队面貌焕然一新。

战士们的求战情绪日益高涨，我们便选定第一个打击目标——金钟炮楼。那里驻有伪军一个排，另外山下濠涌对面还有一个炮楼，也有伪军约一个排（这是打响以后才知道的，因而事先没有准备炸这第二个炮楼的炸药）。

我把3名警卫员全放到突击组。他们在东江时已学会了爆破技术。当突击队接近山顶炮楼时，敌人发觉了，并向我方射击，突击组的蔡仕同志头部中弹，当场牺牲。爆破手不顾一切将导火索点燃，把炸药靠到伪军的炮楼墙裙上，然后迅速后退约30米。一分多钟后，突然火光一闪，一阵天崩地裂的爆炸声，矗立在夜空中的金钟炮楼飞上了天。突击组及后续部队冲上去，只见满地碎砖和敌人的尸体、武器。此战，缴获白朗林轻机枪挺，步枪约20支。

此后，我们攻打三溪、麻子乡也相继取得了胜利。

期间也出现了一些失误。约在2、3月间，我军主力集中于东线两次伏击日军均未果。而坦洲的王祥（黑骨祥）却趁我军西线空虚之机，突袭三乡，使当地群众财产遭受损失。

攻打神湾也没有成功，事先没有侦察清楚敌人驻地有壕沟阻隔，使我们不能接近。结果这次战斗只解决了伪军在山头的军事哨，没有全歼敌人，缴获也很少。

4 抢制高点 打得日、伪军狼狈逃窜

神湾的伪军为了报复，一天之后便集日军百余人并带了3门九二式步兵炮，向我方驻地白石村扑来。

拂晓发现敌情时，我们立刻派了一个轻机枪班占领村后的制高点。日寇先摸到半山隐蔽，只待正面日军炮响。正面打响后，这队日军便向主峰前进，遭到我轻机枪班迎头痛击。因山脊（脊线）很狭窄，尽管我们以一敌三，然而日军激战半天就是无法越雷池半步，伤亡多人以后，只好悄悄溜掉。

5 创新作战 骑单车端掉伪军一个连

不久以后，有情报说前山南面古鹤村有一个连的伪军。因前山有日军驻守，该连较麻痹。我们决心消灭它。但考虑到从三乡出发，绕过前山，打完仗再回来行程近百里，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完成行军与作战任务，且容易为日军追击，造成被动。有人提出骑单车来回用了5个小时。于是向老乡借了近30辆单车，多数是两人一车，这样就有近50人。我们静悄悄地绕过前山直扑古鹤村。战斗只用了不到5分钟，缴获全部伪军武器后骑车回来，半路上还把古鹤的伪警察窝也给端了。回到三乡，天还未亮。

这次半机械化作战算是个创举吧。我在中山8个月打了8场仗，许多群众都认识我这个周参谋。



【人物档案】

周伯明（1918—1998），广东省大埔县人。1934年就读于中山大学附中，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外国组织，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受党指派到西安张学良东北军工作，“西安事变”前任连指导员。1937年2月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，1938年后在中共南方工委工作，历任中共香港市委宣传部长、组织部长。同年10月，与曾生带领香港工人、学生到惠阳坪山，开展敌后抗日武装斗争，历任惠（阳）宝（安）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政治委员、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大队副大队长、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参谋处长、珠江纵队参谋长。1945年9月调任东江纵队江北指挥部指挥员，次年6月随东纵主力北撤山东，先后任第三野战军第16师、58师参谋处长、89师、58师参谋长，参加孟良崮、豫东、济南、淮海等战役。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，任志愿军20军58师参谋长，参加了朝鲜长津战役。1953年任第20军炮兵副军长，南京军区炮兵司令部副参谋长。1966年转业，历任广州中医学院党委书记、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、广东省科学院党组副书记、副院长。

正面的日、伪军已攻至村边，日军在后面打机枪和掷弹筒，远处则是3门九二式步兵炮专打我军炮楼。这种炮有杀伤力，但75厘米口径的炮弹，破坏力不大。冲在最前面的都是伪军，伤亡最多的也是这些汉奸。下午，日军的炮弹打完了，伤亡加上疲惫使其斗志锐减。此时我军隐蔽在村后荔枝园的主力突然发起反击，炮楼的火力又猛烈支援，一下子把日、伪军打得狼狈逃窜。从此，日军再也不敢轻易出来抢掠了。

1945年5月，日寇集合了千余日军和4000余伪军，合计6000余人，号称“万人扫荡”。我军则分散坚持与之兜圈子，打麻雀战杀伤敌人。周旋了1个多月，省临委通知部队主力向北发展。于是我带领解放大队的主力东渡宝安，在那里用虎门要塞炮（清朝时期的）对付沙井伪军的实心炮楼，可惜兵力不够，让伪军陈培溜了。7月下旬，虎门日军向南头进发。我们在黄松岗与公明圩之间与之作战，缴获歪把子轻机枪挺。不久，日寇宣布投降，解放大队编入东江纵队江北指挥部序列，并经历了10个月艰苦的反顽固派的战斗。我从东向西渡江，又从西向东二次渡江，深深爱上了中山人民。这一段经历，也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。



铁流十二勇士



铁流十二勇士雕塑，位于中山市史迹陈列馆。

“铁流十二勇士”是珠江纵队第一支队铁流中队的12名战士。1945年初，敌军对五桂山区和周边地区进行了大规模、长时间的“扫荡”。之后，为了坚定中山人民坚持抗战的信心，珠江纵队第一支队决定抽调12名精干勇敢又熟悉三乡一带情况的战士，组成一支宣传工作队——铁流队，担负起宣传发动群众坚持抗战和监视敌情的任务。

1945年5月27日，铁流中队在石门宣布成立，全队共12人，中队指导员郑新，中队长梁杏林。当天晚上，他们就出发到日军的驻点雍陌，利用祠堂、庙舍等场所，向当地群众宣传抗日的成果和共产党的政策，并受到欢迎。28日晚，他们活动完毕，在塘埗村头一间空置的华侨屋隐蔽休息。收到情报的叛徒郑兴带领数百名伪军赶来，把他们团团包围。郑新等人拿起机枪对着窗外一轮扫射，伪军暂时不敢往里硬闯了。队员们分析了形势，认为当前自己出不去，而敌人也很难一下子攻进来。郑新和梁杏林对全体队员说：“战友

们，虽然我们的处境很被动，但不能连累群众，我们要利用地形与敌人决战，死也要多拉几个垫背的！绝不投降！”“绝不投降！”12名勇士异口同声。他们紧紧守住巷口，与敌人对峙了很久。

眼见劝降无效，敌人开始搬来稻草，浇上煤油，放火烧楼。29日下午四点左右，铁流勇士们几乎弹尽粮绝，只剩下手榴弹和炸药包各一个。危急时刻，队员们表示：“宁死不当俘虏！与他们拼了！”他们砸烂枪支，烧毁文件，围坐在一桌子旁边，高唱《国际歌》和抗战歌曲，齐声高呼：“中国共产党万岁！打到日本帝国主义！”看到敌人逼近了，队员贺友仔拉响了最后一枚手榴弹，引爆了最后一个炸药包。瞬间隆隆巨响，楼房崩塌了大半，贺友仔、梁标、郑楷、郑福培、李权、李光当场壮烈牺牲，其余6人重伤，落入敌手。在被押往三乡的途中，郑新和另一名战士因伤势过重而牺牲，梁杏林等4人被押送到了三乡。后来在当地党组织和群众的努力下，他们终于被救出，脱离虎口。

中山抗战遗址



中共中山本部 特派员活动旧址

中共中山本部特派员活动旧址位于南朗镇东柵村民乐街五巷24号。

房屋主人温月清是华侨，早年举家赴智利，无人在家，只剩空屋一间，托房亲照看。

抗战时期，党组织在东柵活动活跃。该村的中共党员温炳伦与温月清是房亲，通过关系，借此房子用于地下党组织活动。抗战初期，中共党员孙启明在其子七小任教，曾在此居住，掩护丈夫曾谷（中共中山县四区区委书记）工作。1943年1月后，中共中山本部县委撤销，改设特派员制，特派员司徒毅生、胡永祥也曾以此为据点。胡永祥妻子也住在此屋掩护工作，村里人称她为胡师奶。他们的儿子就在此屋诞生，取名“照东”，意为纪念其在东柵出生。此屋还一度成为部队的粮站。1944年8月，滨海区政务委员会成立后，发动群众支援部队成为抗日民主政权的重要工作之一，女游击队员张卿、陈雪清都在该站工作过。

该旧址为砖木结构，建筑面积约70平方米。

中山抗战重要战役

“四一二”事件



1945年春，日、伪、顽密谋趁“扫荡”五桂山抗日根据地之机，袭击珠江纵队一支队九区大队（对外称梁伯雄大队）。同年5月12日，国民党“挺三”司令任蕃在三区鸡笼乡召开反共内战联合会议，所属五个支队的头目均到会，会议决定联合进攻梁伯雄大队。5月18日正式下达围攻梁伯雄大队的密令：由潘惠、梁正、梁自带、谢云龙等纠集3000余人，分四路进行围攻。第一路从南头向坡头、孖沙一带进攻；第二路向牛角、中沙一带进攻；第三路向永益、小沥尾、四埗冲口一带进攻；第四路由各支队留守部队设防于各河冲沿岸准备截击。各路兵力在22日前布防就绪，5月23日（农历四月十二日）上午8时同时行动。面对重兵压境，九区大队全体指战员毫无惧色，奋起还击，坚决抗击来犯之敌。副政委郑文带领一个中队与敌激战至下午3时，

阵地仍岿然不动，梁冠中队长率领第二中队战士在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后，终因弹药无法补充不得不被迫撤出阵地。24日，“挺三”增加大批兵力，继续向九区大队发动猛烈进攻。为了保存力量，大队政委蔡雄、副政委郑文等率领队伍边打边撤，冲出重围。激战一直持续到26日上午。由于部队四面受敌，连续作战，伤亡十分严重。加之弹药耗尽无法补充，撤退出路被敌人切断，五桂山部队又未能及时赶到增援，致使梁伯雄大队受到重创。全大队除少数人突出重围外，大队长梁伯雄在指挥战斗中壮烈阵亡，20多人英勇牺牲，50多人被俘，副政委郑文不幸被捕遭杀害，九区一带的抗日干部、革命群众、共产党员及军人家属转移不及的均遭毒手。这是国民党顽固派围攻抗日部队，一手制造的血案。



位于南头镇孖沙村的中山抗日游击大队九区大队队部遗址。